



Committed to Improving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Note

2017.7.15 (Y-Research RN17-167)

作者：ROBERT E. RUBIN/APRIL/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美国前财政部部长

翻译：黄慧红/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huanghuihong@yicai.com

www.cbnri.org

研究简报

宏观与央行

别想把美联储政治化

一个由理事们领导且致力于追求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双重目标，同时基于事实和分析做出决策实行有效监管的美联储对我们的经济、人民的福祉和美联储决策的市场信誉都至关重要。但这种独立性将遭到严重挑战。

当比尔·克林顿总统决定再次任命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这位最初由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的共和党人为美联储主席时，我正好在场。当时有政治顾问曾力谏克林顿选择一位政治盟友出任该职位，但这一建议甚至从未被认真考虑过，因为美联储主席人选不应该是由政党、政治家或意识形态所决定的。

几十年都是这样：联储主席和官员的选择是基于他们为国家服务的能力。奥巴马再次任命了布什提名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里根则再次任命了卡特提名的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

联邦储备银行制度在 1913 年通过立法确立，但货币政策相对于国会、总统的独立

性并无法律保障——也就是说，并不总是不可侵犯的。近年来，一些所谓的改革希望让美联储货币政策接受国会审查，但所幸美联储至今还可以保持其独立性。

这是合理的：一个由理事们领导且致力于追求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双重目标，同时基于事实和分析做出决策实行有效监管的美联储对我们的经济、人民的福祉和美联储决策的市场信誉都至关重要。

但这种独立性将遭到严重挑战。联储委员塔鲁洛（Daniel K. Tarullo）近期离任，此前联邦储备局执行委员就已有 2 个空缺（译者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包括联邦储备局的 7 名执行委员和 12 名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现任主席耶伦（Janet

Yellen)、副主席费雪(Stanley Fischer)也将于明年届满时离任。特朗普总统已经说过不会再次任命耶伦为主席,只是因其不是共和党。

特朗普在明年可以填补七个联邦储备局执行委员中的五个。我担心他会任命的官员将无法对联储双重目标做出承诺,反而去取悦白宫。

如果,或更确切地说,当政府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测无法实现时,美联储可能将成为替罪羊。最近国会预算局拒绝医改预算就是个麻烦的信号。政府可以操纵经济预测来攻击联储的决策,而不是尊重其使命和独立性。

美联储并不是总是正确的,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其人员,包括联邦储备局执行委员会是由一批极具能力的专业人士构成的。这些人的工作绝对理智诚实,这也是为什么美联储在美国和全球广受尊重的原因。这种信誉使得利率水平更低,流动性更好,而这点有可能会被改变。

联邦储备局执行委员会必须抵制那些诋毁美联储使命的行为,那些毫无根据的建议以及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关的举动。这意味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们必须愿意去承受具有侵略性的攻击。

短期来看,当美联储提高利率,政府却盲目追求高经济增长目标或持续上涨的股市不受影响时,这种攻击可能会发生。由于在通胀稳定前提下,失业率已降到了足够低的水平,所以美联储有望在今年加息两到三次。当然,劳动力市场总会有空间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但主流劳动经济学家已经认为空间不大,特别是很多失业的人并不具备再就业的技能。

通往更强增长的道路是提高生产率的政策。小幅的财政刺激可能会提高实际增长和工资水平,但大规模扩大的财政支出却很难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增长,并且在美联储未采取对应行动的情况下,大规模财政支出还有可能引发通胀风险。一旦通胀压力大到迫使联储采取更激进的应对措施,后果则可能就是衰退。如果政府不接受现实,美联储加息行动就可能引发政治上的反对。

在我担任财政部部长期间,每周都会同格林斯潘及副财长萨默斯一起吃顿早餐。我们开诚布公地讨论从美国经济展望到最近政治八卦的一切。但即便是在私下会面时,我和萨默斯都不会去提货币政策,整个克林顿政府也没有任何人对货币政策加以评论。

因此,美联储主席也知道白宫不会试图在货币政策上有何倾向。这种信任使得美联储和财政部可以在众多事务上充分合作,比如应对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危机总会出现,可能在美国,也可能在国外,而保持这样一种互信机制十分重要。

政府和美联储的关系、政府对美联储官员的任命都不能基于政治理由,每个总统都应该问同样一个问题:谁可以最好地服务我们的国家?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